

## 怀念这个称呼

晓蔚

我怀念“同志”这个称呼。

“同志”是志趣相同、志同道合之意，意味着志向相同、精神相通、地位相等、情感相亲。“同志”一词古已有之，在古代，同志与先生、长者、君等词的涵义一样，都是朋友之间的称呼。春秋时期，左丘明在《国语·晋语四》中对同志一词作了解释：“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汉书·刘陶传》曰：“所与交友，必也同志。”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积极分子经常各地奔走，组织联络，书信来往之间还找不到一个恰当的称号。先生？足下？都有些老套，有隔阂，不能表达受新思想熏陶的新一代人的心声、友情和激情。思前想后，“同志”脱口而出，这不就是新称呼吗？简洁意明又颇有来历，多好啊。既承和了古人语出必有出处的习惯，也表达了革命者之间的信念。孙中山先生在1918年发表《告海内外同志书》和《致南洋同志书》，第一次使“同志”成为当时正式的称呼辞令。此时革命党人在通信中互称对方为同志已渐流行。

战争年代，“同志”由共产党人发扬光大。将“同志”定位为党员之间的特定称谓，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士兵，彼此之间皆以“同志”相称，在党内形成了一种亲切感，更无形中增进了团结。革命理想高于天，是中国工农红军共同的志向，红军

才有“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声“同志”让数万红军战士亲如一家，彼此手牵手、肩并肩向着胜利的方向向前冲，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的壮举。坚持持久战，八路军新四军正是因为志同道合，军队有严格的纪律，上下级之间一律以职务相称，没有半点含糊，习惯在数年间养成，在塞北砺兵起风雷后，军队开始精简，我退伍回到了家乡，被分配到文物部门工作，从事石窟寺研究工作，同事大多是知识分子，业务分工较细，彼此间来往较少，对称呼不太讲究，迎面时彼此间大多点头致意。后来，我接到调令去省委宣传部报到，带着些许遗憾离开了单位和同事们，就此别过熟悉建立起新中国的磅礴力量。

正如鲁迅在《且介亭杂文末编·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写道：“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这种称呼，何其得体，何其悲壮，何其荣光！

新中国成立后，当人们用“同志”一词互相称呼时，仍能感受到这种浓烈的情感，因此革命者之间既习惯也乐于以“同志”相称。“同志”逐渐成为社会上广为流行的时髦称呼，人人见面都互称“同志”，“男同志”“女同志”，年老的叫“老同志”，孩子叫“小同志”，初次见面者也在介绍时冠以同志，“这位是张同志”“这位是李同志”。开会时领导讲话第一句就是“同志们！”可

见，“同志”是一种友好的称呼，表达了对人的一种尊敬，具有亲切的内涵。当然，后来“同志”也被广泛的作用陌生人之间打招呼用的称呼，类似“师傅”“老师”。

1978年，我从插队的农村入伍，军队有严格的纪律，上下级之间一律以职务相称，没有半点含糊，习惯在数年间养成，在塞北砺兵起风雷后，军队开始精简，我退伍回到了家乡，被分配到文物部门工作，从事石窟寺研究工作，同事大多是知识分子，业务分工较细，彼此间来往较少，对称呼不太讲究，迎面时彼此间大多点头致意。后来，我接到调令去省委宣传部报到，带着些许遗憾离开了单位和同事们，就此别过熟悉喜爱的石窟研究，开启了新的征程。

初到省委宣传部报到，楼道里清风雅静，人们来来匆匆，偶尔相遇，点头示意，绝无高嗓呼喊，冷静得让我有点不知所措。见着领导该怎么称呼？心里没数，颇费脑筋。当兵数年，习惯按职务称呼上级，改口恐怕有些困难。进部里则知，在此无论职务高低，人们见面则互称“同志”，或者叫名字。如果有人以职务相称，领导们要么不予理睬，要么予以纠正，提醒请以“同志”相称。彼此不适应，没有忌讳，大家之间是同志关系，又像是兄弟姐妹关系，这是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

李致同志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兼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是我的顶头上司，他分管文艺、出版、新闻、外交等工作。我到部里报到时，他正率四川大学学生代表团去老山前线慰问部队官兵，十多天后才回成都。

上班后，他来到文艺处，进门就问，“你——就是小朱？”

我当即起立，收腹挺胸，站得笔直。“是的。”这是多年军营生涯的积累，无论何时何地何场景，无论长幼尊卑生人熟人，自觉起立，是礼貌也是尊重，我至今都还保持着这个习惯。

“你怎么称呼我？”没想到第一次见面，问的竟然是这个问题。迟疑几秒：“李部长！”见我有几分紧张，他朝我摆摆手，示意我坐下，接着说“叫我李致同志，这是党内的规矩，或者叫我老李、我的名字也行！”

“哪儿敢呀！他的级别在部队里，介乎于正师和副军级之间。”我在心里嘀咕了一下。他大概也看出了我的窘迫，于是，他像聊家常一样，和我讲述了许多关于“同志”方面的人和事。

紧绷的心情在他的提问中渐渐放松。他离开时我送他至门口，“您慢走，李致同志！”这是我第一次称呼自己的长官为同志，虽然语调不那么坚定，语气不那么伸展。他侧身，转头，微笑，眼里满是赞许！我知道，再不能犹抱琵琶半遮面，一定要大大方方地喊出来，用心去喊“李致

同志”。从此，见到他时，叫声“李致同志”是那么自然、那么舒畅、那么惬意，再也没有官称过他。

白日去如箭，达者惜今阳。渐渐地我也做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秉承李致同志的教诲，在工作领域内，同事之间仍以“同志”相称，延续了这个传统，心里也很了然。

随着职务的变化，叫我“同志”这一称呼的，少了；逢长必叫，叫大不叫小的官称，多了；叫老板、老大、大哥的也甚嚣尘上。这下子苦了我这“在场”中人，很不习惯，也无可奈何。我以为，官称叫出的是你高我低、你主我次的等级之感，相互称“同志”，唤出的是人们之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人与人之间的称谓不可小觑！大有文章。称谓的变化，反映了时代在变化，人与人的关系在变化，社会风气在变化，价值取向在变化，人心的浮躁波动在变化……

再过若干年，“同志”这一称呼，还有吗？期待会有！

官职短暂，“同志”长久。叫声“同志”朴素亲切，喊出了浓浓的和谐与温馨。多年以后，经历了些世情的人们，难免觉得这种氛围消散了。然而这种质朴圆融的感情，曾经的确如此美好。

“同志”发自肺腑，“同志”是同心声。

我怀念“同志”这个称呼。



赵作奎（四川）

## 重走长征路 迈步新征程

2020年10月27日，在参加精神文明报社主办的四川省党性教育与文明建设宣传培训活动中，我们重走长征路、重过泸定桥，来到甘孜州泸定县磨西镇，参观了毛主席在长征途中住过的房子、睡过的床铺、用过的马灯等，我们踏着当年红军的行军路线爬上了磨岗岭。在磨岗岭上，遥忆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巧渡金沙江，顺利通过百里彝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过雪山，走过草地，会师会宁，胜利结束两万五千里长征，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伟大胜利！

重走长征路、重过泸定桥，重温长征精神的史诗篇章，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感悟长征精神彪炳史册的灿烂光辉，使我想起了长征路上的家乡——冕宁，想起了1935年5月22日，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与四川冕宁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在彝海岸边歃血为盟的光辉盛典，仿佛又看到了“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旗帜高高飘扬在彝海畔……

“彝海结盟”，它是名扬在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征途上，闪耀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壮丽篇章。它不但为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书写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还为中国工农红军取得伟大胜利作出了卓越的历史性贡献。

走长征、忆长征，不仅使我想起了“彝海结盟”的光辉盛典，仿佛又使我看到了中央红军入川后占领的第一座县城——冕宁时惊心动魄的恢宏画面，看到了中央红军入川后建立的第一个县级党组织——中共冕宁县工作委员会，看到了中央红军入川后建立的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冕宁县革命委员会，看到了中央红军入川后建立的第一支地方革命武装——冕宁抗捐军，看到了朱德总司令在冕宁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第一次出现的“长征”一词，看到了“长征”在红色冕宁、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的深深烙印。

走长征、忆长征，使我看到了红色儿女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融入中国革命的历史洪流，迎着曙光从长征征途上走来，从抗日战争的血雨腥风中走来，从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中走来，从改革开放的滚滚洪流中走来，走进了脱贫奔康的新时代。

走长征、忆长征，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向革命先烈们说：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继承革命传统，弘扬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踏上了共筑伟大“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 晚秋

张燕峰（河北）

时已晚秋。田野里，庄稼全部归仓。大地像一位刚刚生育过的母亲，袒露着宽阔的胸膛，疲惫而平静，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新鲜湿润，有着一丝丝淡淡的馨香，直钻你的鼻孔。我信步走着，目光像一双温柔的大手，温情地掠过大地的每一寸肌肤，我隐隐听到从大地深处传来微微的喘息声，与我的呼吸一起律动。我的心也渐渐柔软，俯身抓起一把泥土，轻轻地抚摸着，贴在我温暖的额头、脸颊、双唇。

远处，黛色的群山起伏连绵，色彩浓艳斑斓，好像塞尚的油画，一幅幅悬挂在那里。山石没有了繁盛草木的遮掩覆盖，露出了粗犷僵硬线条，闪着凛凛寒光，更显突兀。苍松已经褪去了鲜嫩光亮的衣衫，换上了暗绿的陈年旧衣，庄重肃穆，像一个暮气沉沉的长者。枯草的断茎在风中摇晃，抖动索索，哀怨地呜咽。秋虫也渐渐隐匿了踪迹，偶尔传来几声唧唧，在风中打着颤，若有若无，细若游丝，好像在为即将逝去的生命低吟一曲深情的挽歌。

天边，大雁排着人字形的队伍，翩然飞过，转瞬不见，只留下痴痴张望的我。天空高远而空旷，兀自寂寞着，连云影都渺迹无踪。天高地阔，苍茫无际。季节的轮回，岁月的流逝，自然的更迭，迅疾而巨大，沧桑之感，在心底顿生。

树叶经霜，黄灿灿的，枫树的叶子则变红，红黄交错，斑斓多姿，绚烂得像一幅长长的画卷。风起时，落叶纷飞，像一个个神秘的精灵在空中悠然独舞，心无旁骛，那种景象，像极了首首宏大的叙事诗，磅礴，气势恢弘。地上已经是落叶满地，轻轻地踩上去，发出沙沙的声音，像一首迷人的小令，深情、婉转、意蕴绵长，如梦如幻。

小溪的模样消瘦了许多，憔悴了许多。它不再喧嚣奔腾，一脉细流，清清浅浅，平静缓慢地向前流淌。水落石出，溪底的鹅卵石露出水面，沙粒、游鱼，清晰可见，历历在目，好像一幅淡远空灵的水画。

秋风瑟瑟，长风猎猎。风中没有了暖意，多了一些冰冷的凉意。秋风吹落了最后一批树叶，树木清瘦，风骨奇崛，苍凉雄浑，有着一一种难以言说的摄人心魄的美。

晚秋，它是丰腴的金秋在拱手谢幕；晚秋，它是向冬缓缓迈进时的深情回眸。

晚秋，是那样静美，豁达大气，坦坦荡荡。

## 秋影

盛近（安徽）摄



## 黄山观松遐想

钱声广（四川）

黄山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之美誉。到过黄山的人，都忘不了那奇松、怪石、云海。

庚子年中秋时节，我走进了黄山。那天，天空偶有雨丝落下。午饭后与朋友进入云谷寺景区。坐在缆车里，环顾四周，云雾上涌，云随风动，一缕接着一缕，一团接着一团，云山相接，群峰隐现，平添了几分意境，显得安静和深邃。

下了缆车，在导游的引领下，我们沿着石阶上行。这次登黄山，我把着眼点放在黄山松上。自古以来，文人雅士对松是情有独钟的。在“文人画”中，松、竹、梅被称为“岁寒三友”，因其傲凌风雪、不畏霜寒之性，而常被用来表现一种人格品质和气节。画中的“黄山松”，不论是出自吴冠中还是刘晖之手，无一不是破顽石而生，迎风挺立，展现出浩然磊落的风骨和百折不挠的气概。

黄山松中当首推迎客松。我发现，越往上行，目力所及的黄山松似乎越发呈现“迎客”之姿——其枝叶密短，叶色苍翠，树冠扁平，姿态苍劲，大多具有侧枝斜出的特

点。它们犹如一支支神奇的画笔，把七十二峰处处点染，给黄山抹上了生命的色彩。

我伫立在一棵黄山松前，为她能扎根在这岩石之中，紧紧攫住大地顽强地生存而深深惊叹。朋友说，黄山松一般生长在海拔800米以上的地方。她们盘根错节，根须深深扎在这稀薄的土壤里吸取营养，而她们那浓而密的松针，在空中接受阳光的照射，凝结着云雾之精华，积聚着生命的力量……若身临其境，你就会明白，这黄山松，全然是诗的化身。

渐渐的，我脑子里涌现出一些不畏艰险，攀登黄山的先贤们。他们对黄山的开拓以及他们的诗文书画，传承滋润了一代又一代人。是他们发现了黄山的俊美，是他们把黄山的奇松、怪石、云海展示给了世人。此刻，我仿佛看到了他们就像那一棵棵挺立于崖壁之上的黄山松。

据记载，古时攀登黄山，只有一条汤岭古道。窄窄的石板路连接着太平西乡与南门汤口。那么多的石阶，迤迤盘旋，上上下下，要翻过一座座山头，就是为一睹黄山的

俊美。是的，对于一个喜欢登山和探险的人来说，有时很难阻止自己在特定的情境里生出的某些独特而美妙的情感。对于一座山来说，它再高，再险，也无法阻止人们攀登行走的脚步。他们必定是会不畏艰险而来，不辞辛劳而来。

当年李白登黄山时已年逾五旬，写出了“丹崖夹石柱，菡萏金芙蓉，伊昔升绝顶，下窥天目松。”的佳句，可以说，是他把黄山松留在了诗里。而徐霞客在登山时却没有李白那么潇洒，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天，雪深冰坚的情况下，也不放弃在“坚滑不容容趾”的石阶上攀爬。黄山的秀美令他心潮澎湃，生发出“薄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的感慨。

这两位前后相距800多年的黄山攀登者，也许并未走过相同的黄山之路，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与黄山有过共同的精神契约，他们在精神上同样受过黄山的恩惠、滋养和启示。

当我们临近黄山西海饭店时，天已向晚，暮色苍茫中，导游指着路边左侧的一棵黄山松告诉我们：

“她叫团结松。”我们驻足细细观察其形态，那是一棵雄伟挺拔、侧干众多、团团簇簇、围抱生长的黄山松，确实给人以既同享雨露，又共抗风寒的团结之感，如今此松已演绎为团结的象征。

其实，在黄山，我们看到了诸多的黄山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顺势而为，坚韧挺拔。概括起来，她们仿佛都具有一种特殊的精神，那就是顶风傲雪的自强精神、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众志成城的精神、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广迎四海的开放精神和全心全意的奉献精神。是的，你看那些黄山松，即使命运使然，长在悬崖绝壁，也从未因孤单而显得柔弱，也没有因为恶劣的环境而放弃生命，而是以顽强的生命力绽放生命的精彩，以独立的姿态展示对生命的渴望与追求……

黄山松，我真应该为你点赞。赞你的坚毅，赞你的宽广，赞你的豁达，赞你四季不变的古朴雅致，赞你的千姿百态、奇妙绝伦，更赞你带给我们关于生命的丰富启示和独特感悟。

## 红叶

张正（江苏）

秋风起，我愿做一片树叶，就算老了，也会红。

莫要笑，绿意葱茏，我也有过，不信请回首。

纵然飘逝，又如何，傲立枝头，谁能永久？